

猩猩考

楊穌之

（漢聲廣播電台，本會會友）

提要

中國古籍中有關猩猩的記述汗牛充棟，各種說法矛盾歧出，以致難以理解究竟是何物。惟究其原始，絕不可能是指今所習稱的紅毛猩猩。

最早提及猩猩的是《禮記·曲禮》：「猩猩能言，不離禽獸。」可能指的是一種鼬鼠科動物。但後世囿於「能言」之說，不斷添枝加葉，並與其他物種混同，馴至成為傳說中人面能言、脣部味美、血可為染料，以及既似溫馴又似兇猛的動物。

本文試就所見載籍先後梳爬推斷，期能釐清此一本不神秘，後來卻變得不可解動物的本來面貌，並推斷國人對猩猩觀念的轉變過程。

關鍵字：猩猩、狴狴、鼬鼠、古生物

所謂猩猩，今天一般泛指靈長目巨猿科（Pongidae，或稱猩猩科）的三屬四種：大猩猩（*Gorilla gorilla*，Gorilla）、黑猩猩（*Pan troglodytes*，Chimpanzee）、巴諾布猿（*Pan paniscus*，Pygmy Chimpanzee），以及紅毛猩猩（*Pongo pygmaeus*，Orangutan）。

四種巨猿中，前三者僅產非洲，古人不可能見到，可置無論。後者今產於婆羅州與蘇門答臘，別為二亞種。三代以前氣候與今迥異，以常情而言，從前亞洲大陸或未必無。但若認為古籍中汗牛充棟的猩猩即指此物，則頗有斟酌餘地。

先秦以前觀念

最早關於猩猩的記述，可能係《禮記·曲禮》：「鸚鵡能言，不離飛鳥；猩猩能言，不離禽獸。」¹⁷⁸據此可知猩猩與鸚鵡同為「能言」的動物。然而禽的定義為「二足而羽」，獸則是「四足而毛」，二者截然不同，猩猩究竟屬鳥類還是哺乳類呢？唐孔穎達《禮記正義》引如今已逸的《盧本》稱，「禽獸」作「走獸」。若然，自為哺乳類無疑。另外，

¹⁷⁸ 《禮記正義》卷一。《十三經注疏》1231頁。

孔穎達又引別本稱：「狴本又作猩，音生」。形聲字在文字發展階段原未定形，因而探討猩猩一詞時，亦不能忽略早期記述中的狴狴，甚至鼪鼪、生生等。

〈曲禮〉未具體敘述猩猩性狀。《爾雅·釋獸》則說：「猩猩小而好啼。」¹⁷⁹由此只能知其體型不大，但究為何物，尚需就其行文編次探索。

〈釋獸〉將猩猩列於蒙頌、獠猿、獼父、威夷、麇、贄、虞、雌等獸之次，其後則為「闕洩多狃。寓屬。」「闕洩」應是指一種猴類；「多狃」舊訓為「腳繞指」，即腳指發達能彎曲旋繞。「寓屬」，據晉代郭璞的解釋是：「以上獸屬多寄寓木上，故題云寓屬。」¹⁸⁰由此似可判定「寓屬」應與今靈長目動物概念大致類似，然而細審之又未必然。「寓屬」所列動物固然多屬猿猴類，但其中「麇」明顯為鹿類；「贄」則據郭璞說是：「出西海大秦國，有養者。似狗多力，獷惡。」未必是一種猴類。《爾雅》體例一貫是「物以類聚」，麇與贄之置於「寓屬」中，疑是因錯簡所致。

即使排除麇及贄不計，中國所產靈長目動物而「好啼」者，只有長臂猿科（Hylobatidae）的數種而已，即使其中最小的白手長臂猿（*Hylobates lar*, White-handed gibbon），與獼猴科（Cercopithecidae）中最習見的恆河猴（*Macaca rhesus*, Rhesus macaque）或短尾獼猴（*Macaca arctoides*, Stump-tailed macaque）相較，其體型只大不小。猩猩特徵既為「小而好啼」，便難以在靈長目中找出能「對號入座」的物種。蓋二千餘年前未有今日嚴謹的分類體系，《爾雅》作者若將活躍於樹上的哺乳動物籠統劃歸「寓屬」，或亦難免。若然，則未可因猩猩列於「寓屬」中，遂武斷其必為靈長目動物。

〈釋獸〉中又有「鼪鼠」，未作解釋，郭璞注云：「今鼪似貂，赤黃色，大尾，啖鼠，江東呼為『鼪』。」¹⁸¹此物易於理解，很可能就是俗稱黃鼪狼的亞洲鼪鼠（*Mustela sibirica*, Siberian weasel）或其近緣物種。郭璞於晉代為《爾雅》作注，或許未必能完全契合先秦時的觀念，但指出當時仍呼鼪鼠為「鼪」一節，則頗值得注意。

鼪之為物，見於《莊子·徐無鬼》：「夫逃空虛者，藜藿柱乎鼪鼪之徑，踉位其空。」¹⁸²同書〈秋水〉則說：「騏驎驪騮，一日而馳千里，捕鼠不如狸狴。」¹⁸³《莊子》將鼪鼪、狸狴並言。顯然認定此獸與鼪、狸性狀類似。要之，鼪或狸的特徵是善捕鼠，又似乎能陸行而非全然樹棲。

又作「生生」。《逸周書·王會》：「都郭生生欺羽，生生若黃狗，人面能言。」¹⁸⁴據〈王會〉文意，「都郭」應為北方國名，「欺羽」朱右曾認為是鳥名。二物皆為都郭國所貢。生生色黃，顯然與古人所能見到的各種獼猴不同；至若白手長臂猿的黃色型，或黑冠長臂猿（*Hylobates lar pileatus*, Capped gibbon）的雌性，固皆可能用「若黃狗」形容，

¹⁷⁹ 《爾雅注疏》卷十，釋獸十八。《十三經注疏》2652頁。

¹⁸⁰ 《爾雅注疏》卷十，釋獸十八。《十三經注疏》2652頁。

¹⁸¹ 同上。

¹⁸² 《莊子集釋》813頁。

¹⁸³ 同上，580頁。

¹⁸⁴ 《逸周書集訓校釋》120頁。

然而猿類性不耐寒，分布緯度一向偏低；且多生長於密林中。即或三代氣候較今為暖，亦不可能生存於黃河以北。

另外，古籍中述及奇禽怪獸之多者莫過於《山海經》，書中兩提狢狢、一提猩猩。唯因其成書非出一手，須稍作甄別，較可信為戰國以前所作的〈南山經〉說：「招搖之山有獸焉，其狀如禺而白耳，伏行人走，其名曰狢狢。食之善走。」¹⁸⁵郭璞傳：「禺似獼猴而大，赤目長尾，今江南山中多有。……又曰生生禺獸，狀如猿，伏行交足，亦此類也。見《京房易》。」因此，《山海經》的作者和為其作注的郭璞都認為狢狢是種猴類，「伏行人走」，應是行走時四足著地、但有時則雙腳站立而行。

站立之說，又見於《荀子·非相》：「今夫狢狢形笑，亦二足無毛也，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馘。」¹⁸⁶此獸難以確定必屬靈長目，因為鼬鼠科動物在地面時，往往也會採站立姿態以遠望，可稱「二足」；至於「無毛」之說，應只是指毛髮不濃密而已，不論是猿、猴，還是鼬鼠，皆不至於無毛。

綜上所舉，從先秦典籍中推斷，所謂猩猩、狢狢、鼬鼬、生生等，似為一種鼬鼠科或獼猴科動物，而以前者可能性較大。因為較具體稱其「狀如禺」的《山海經》，書中所舉的諸多奇禽異獸怪蟲，有太多是難以理解的想像中動物，因而其對狢狢的記述，連帶也令人存疑。

至於「能言」之說，推測此獸聲音婉轉多變，古人想像其彼此間能以言語溝通。〈曲禮〉及〈王會〉只說「能言」，而未明言其能「人言」，或許就是這個意思。

無論如何，最「原始」的猩猩，可斷言絕非今日的 *Orangutan*。

面貌及體形的轉變

戰國後期，猩猩味美之說始見，前引《荀子·非相》：「君子啜其羹食其馘。」「馘」為大脛，即切肉之意。「君子」所食部分不過泛指其肉而已，荀子並未強調「猩唇」。

《呂氏春秋·本味》則說：「肉之美者，猩猩之唇、獾獾之炙、雉鱗之翠、述蕩之擊、髦象之約。」¹⁸⁷其餘數種珍味究竟為何姑不具論，然既將「猩猩之唇」列於首位，特見重視，顯然與《荀子》對猩猩的可食部分認知不同。及至晉代張協說：「燕髀猩唇髦殘象白。」¹⁸⁸足見「猩唇」已成猩猩的固定形象之一，其來由，應是與狢狢形象混同之後所產生，說見後。

¹⁸⁵ 《古本山海經圖說》2 頁。按：《山海經》十八卷，舊說為禹益之書，實則絕不可能。據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謂海外以下諸經有不少漢代地名，應為漢以後作。以非關主題，不欲細考。要之，其所提及猩猩、狢狢三處中，唯此處可能出於先秦。

¹⁸⁶ 《荀子集解》50 頁。

¹⁸⁷ 《呂氏春秋·孝行覽第二》174 頁。

¹⁸⁸ 《文選》卷三五，79 頁。〈七命〉。

要之，戰國末期以後，猩猩形象開始丕變，與〈釋獸〉愈行愈遠，最大的變化是一般多認為其面貌似人，且體型亦如豬或獾。

最早提到「人面」的〈王會〉又稱其「若黃狗」，用以形容鼬鼠雖不貼切，但離譜得有限。而成於西漢的《山海經》〈海內南經〉說：「狺狺知人名，其為獸如豕而人面。」〈海內經〉說：「有青獸，人面，名曰猩猩。」¹⁸⁹綜此兩段記述，則其形如豕、其色青，與〈王會〉迥異，已不可能與鼬鼠聯想在一起。

郭璞注〈海內南經〉說：「今交趾封谿縣出狺狺，土俗人說云：狀如豚而似狗，聲如小兒啼也。」又為〈海內經〉作〈圖贊〉：「能言之獸，是謂猩猩，狀如猴，號音若嬰。自然知往，頗策物情。」¹⁹⁰前引他對〈南山經〉中狺狺的解釋則說：「禹獸，狀如猿。」在其心目中，狺狺或猩猩如豬如狗，又像猿猴。

《水經注》說交趾的平道縣：「縣有猩猩獸，形若黃狗，又似狺豚，人面頭顏端正。善與人言，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，對語交言，聞之無不酸楚。其肉甘美，可以斷穀，窮年不厭。」¹⁹¹狺即獾，亦即此獸似狗、似獾、又似小豬，總之絕不像是鼬鼠或靈長目動物。

至於「人面頭顏端正」之類說法，最早固出「王會」，但似乎於漢始盛。高誘稱：「猩猩北方獸名，人面獸身，黃色。」¹⁹²梁顧野王則說：「猩猩如狗，面似人也。」¹⁹³這類說法經歷代反覆傳鈔，無論身形何似，諸說總不脫「人面」。這應是因其「能言」，遂想像其容貌應當似人，經過不斷添枝加葉，遂不復能知其本來面貌。推源究始，實為不敢疑經所致，〈曲禮〉的威望始終屹立不搖。

筆者不敏，所見史料中，似乎僅有晉代的郭義恭敢大膽地說：「猩猩似狺，聲如兒啼，不聞其能言。」¹⁹⁴姑不論其心目中的猩猩是何物，僅就其敢破千餘年來的「能言」之說一端，即令吾人肅然起敬。遺憾的是，郭義恭之後又千餘年，竟無繼之者。

其實漢以後，仍有被指實為猩猩的動物。《後漢書·南蠻西南夷列傳》記哀牢夷的物產有「孔雀、翡翠、犀、象、猩猩、獬獸。」¹⁹⁵按，漢置哀牢縣，在今雲南保山縣東。此處所舉各種動物皆實有，因而猩猩也必非虛構，惟僅憑一個名詞無法判定究竟是何物。然而因「人面說」的普遍，這裡所指的大概不再是鼬鼠了。

¹⁸⁹ 《古本山海經圖說》2頁。按：《山海經》第十卷〈海內南經〉應成於西漢初；第十八卷〈海內經〉成篇更晚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推斷為劉歆所述。

¹⁹⁰ 《古今圖書集成·禽蟲典·猩猩部》引。855頁。

¹⁹¹ 酈道元《水經注》卷三七葉榆河，第六冊，63頁。

¹⁹² 《淮南子注釋》卷十三，223頁。

¹⁹³ 《玉篇》89頁。

¹⁹⁴ 《廣志》138頁。

¹⁹⁵ 《後漢書》卷八六，南蠻西南夷列傳。2845頁。

性格的編造

猩猩性格，最初說法似出於《淮南子·泛論訓》：「猩猩知往而不知來，乾鵠知來而不知往。」¹⁹⁶乾鵠即鵠，非關本題不論。所謂「知往而不知來」，據漢高誘說是：「知人姓字，此知往也；又嗜酒，人以酒搏之，飲而不耐息不知當醉以禽其身，故曰不知來也。」¹⁹⁷由此衍生無數說法。

唐李賢注《後漢書·南蠻西南夷列傳》中的猩猩，引《南中志》稱：「猩猩在山谷中，行無常路，百數為群。土人以酒若糟，設於路，又喜履子，土人織草為履，數十量相連結，猩猩在山谷見酒及履，知其設張者，即知張者先祖名字，乃呼其名而罵云：『奴欲張我。』捨之而去，去而復還，相呼試共嘗酒，初嘗少許，又取履子著之。若進兩三升便大醉，人出收之，履子相連不得去，執還內牢中。人欲取者，到牢邊語云：『猩猩，汝可自推肥者出之。』既擇肥竟，相對而泣。即左思賦云：『猩猩啼而就禽者也。』昔有人以猩猩餉封溪令，令問餉何物？猩猩自籠中曰：『但有酒及僕耳，無它飲食。』」¹⁹⁸《南中志》為晉代阮洪所作，而章懷太子引證不疑，足見自晉至唐，此一鮮活形象已深入人心。

所謂「昔有人以猩猩餉封溪令」云云，《獨異志》更言之鑿鑿：「漢黃霸為封谿令，部人陳廉攜酒并猩猩以獻。霸問何物？人未及應，囊中語曰：『斗酒與僕耳。』霸以其物有靈，開囊放之，猩猩悲啼而去。」¹⁹⁹

因其靈慧如此，故又有增飾之說。稍後的《朝野僉載》說：「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，如美人，解人語，知往事，以嗜酒故，以履得之。檻百數同牢，欲食之，眾自推肥者，相泣而別。時餉封溪令，以屝蓋之。令問何物？猩猩乃籠中語曰：『唯有僕并酒一壺耳。』令笑而愛之，養蓄能傳送言語，人弗如也。」²⁰⁰此說明顯由前此諸說衍飾而成。

類似說法歷代傳述者不知凡幾，值得注意的事，此類記述皆出晉後，漢以前無聞。應是交趾一向叛服無常，「自漢以來，列置郡縣，獠俗難理，率數歲一反。」²⁰¹桓靈以後，其中部分且長為化外，聲息難通。因而即使覺其不可思議，亦難親屢其地查證，遂有恣意編造的空間。不過，如《獨異志》所稱，此一猩猩既能置於「囊」中，可見其體積不大。如果真有其物，亦非 Orangutan 可知。

¹⁹⁶ 《淮南子注釋》卷十三，223頁。

¹⁹⁷ 同上。

¹⁹⁸ 《後漢書》卷八六，南蠻西南夷列傳。2845頁。

¹⁹⁹ 李冗《獨異志》卷中，1204頁。

²⁰⁰ 《朝野僉載》1277頁。

²⁰¹ 《咸賓錄》124頁。

與「狒狒」的混淆

再往後，猩猩形象又有變化。宋羅願說：「今交趾封谿縣出猩猩，狀如獾豚，聲似小兒啼。……古之說猩猩者如豕如狗，今之說猩猩者與狒狒不相遠，云如婦人被髮袒足，無膝群行，遇人則手掩其形。」²⁰²宋時交趾已永為域外，所謂「今交趾封谿縣出猩猩」云云，不過是襲取舊說而已。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其形象已與狒狒相混。

所謂「狒狒」，當然不可能是今天習稱的獼猴科狒狒屬（*Papio*）諸物種。最早提及此獸的是《爾雅·釋獸》：「狒狒，如人，被髮急走，食人。」²⁰³

此獸〈王會〉作「費費」：「州靡費費，其形人身，反踵自笑，笑則上脣弇其目，食人。」²⁰⁴和〈釋獸〉所說大同小異，特強調其「反踵自笑」和「脣弇其目」。州靡是國名。

異口同詞，不太可能均為向壁虛構，尤其《爾雅》雖受時代限制，於物種認知不免有誤，但不至於信口編造，因而狒狒必有所指。當時中土即使有 *Orangutan*，則其形貌雖可稱「如人」、「被（披）髮」，但不至於「食人」。就其形容比對，只有能以後足站立而行的棕熊（*Ursus arctos*, *Brown bear*）勉強足以當之。所謂「反踵」，應是熊類動物人立時腳掌著地，然而其後足比例較人類短得多，腳掌也不長，故可能將其膝蓋誤為腳跟，認為是「反踵」（因此還有「無膝」之說）；所謂「笑則上脣弇其目」，當是因棕熊體型巨大，站立時身高往往超過兩公尺，見人仰首張口威嚇，人類從其正面仰視，確實只能見到掀開的上脣，看不到牠的眼睛。

古人早有認為狒狒即是大熊者。李時珍引《方輿志》：「狒狒，西蜀及處州山中亦有之，呼為人熊。人亦食其掌、剝其皮。閩中沙縣幼山有之，長丈餘，逢人則笑。呼為山大人、或曰野人及山魃也。」²⁰⁵此物原不神秘，《方輿志》的解釋合情合理。

但郭璞注《爾雅》的狒狒部分卻稱：「梟羊也。《山海經》曰：『其狀如人，面長脣黑，身有毛，反踵。見人則笑。』交廣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，大者長丈許，俗呼之曰『山都』。」²⁰⁶此獸多活躍於山林中，開發較早的平原難得一見，以致號稱博瞻多識的郭璞都無概念，故攀引《山海經》的怪說以解釋。

郭璞所引《山海經》其實並不準確。〈北山經〉：「獄法之山有獸焉，其狀如犬而人面，善投，見人則笑。其名山揮，其行如風。」〈海內南經〉：「梟陽國在北胸之西，其為人面長脣，黑身有毛，反踵，見人笑亦笑，左手操管。」〈海內經〉：「南方有贛巨人，人面長臂黑身有毛，反踵，見人笑亦笑，脣蔽其面，因即逃也。」²⁰⁷事實上，〈海內南

²⁰² 《古今圖書集成·禽蟲典》卷八八猩猩部，855頁。引《爾雅翼》。

²⁰³ 《十三經注疏》2651頁。

²⁰⁴ 《逸周書集訓校釋》119頁。

²⁰⁵ 《本草綱目》卷五十一，狒狒。1595頁。

²⁰⁶ 同上。

²⁰⁷ 《古今圖書集成·禽蟲典》卷八八猩猩部，857頁。

經》及《海內經》是漢以後的晚出之作，較諸早期的《北山經》故眩神異更甚。郭璞將此三段記述揉雜為一，以訓狒狒，很難令人信服。

欲追索《山海經》中所指動物，往往如「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暗室中，找尋一頭並不存在的黑貓」，徒費力氣而已，似不宜過於認真。然而《海內南經》的「梟陽國」是「人面長脣」、《海內經》的「贛巨人」則「脣蔽其面」，《王會》則說狒狒「笑則上脣弇其目」。依時代先後而論，《海內南經》和《海內經》可能受《王會》影響，並將「脣弇其目」之說誇張為有能「蔽其面」的「長脣」。

此一長脣特徵，又引來一些古怪聯想。李時珍引宋時陳藏器的講法：「其面似人，紅赤色，有尾能人言，鳥聲。善知生死，力負千鈞，反踵無膝，睡則倚物。獲人則先笑而後食之，獵人因以竹筒貫臂誘之，俟其笑時，抽手以錐釘其脣著額，候死而取之。」²⁰⁸大約因最初《王會》將其張口威嚇認定為「笑」，後人輾轉附會，遂致認為其「能人言」。

如此行獵匪夷所思，不足深辨，但此獸的「面似人」與「能人言」特徵，既與一般概念中的猩猩雷同，則順理成章混而為一，連帶其「長脣」也移植於猩猩。於是「猩唇」之說遂更振振有據。

有關狒狒可考之處尚多，因非本文重點，僅略言之不詳論。要之，起碼在西晉時，其形象已與猩猩部分重疊，愈往後玄說愈多，二物混淆結果，遂成無法理解的怪獸。

鳥類說與染料說

另外有較少見的說法：猩猩是一種鳥。唐釋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：「猩猩，能言鳥也。知人名也，形如豕，頭如黃雞，今交趾封溪有之。聲如小兒啼。」²⁰⁹此說不知所本，或是知世上絕無能言之獸，而能言鳥不少，故逕自推斷其非獸類。另外，「頭如黃雞」說，可能受《王會》影響，《王會》於敘述「都郭生生」之後續言：「奇幹善芳，善芳者頭若雄雞，佩之令人不昧。」²¹⁰奇幹為國名，善芳為鳥名，因其連文，故或誤為同屬敘述「生生」者。前引《水經注》所謂「可以斷穀，窮年不厭」，可能也是因善芳的「佩之令人不昧」而來。

唐以前，這類「鳥說」似乎少有人呼應，但宋後則頗不少。據《雲嶠類要》：「宋太祖平嶺南，求得猩猩，如雄鴨而大。取其血染色如渥丹。與傳記所載不同。」²¹¹雖指其

²⁰⁸ 《本草綱目》卷五十一，狒狒。

²⁰⁹ 據《中文大辭典》9059頁，「猩」字引。惟台北新文豐出版社刊《一切經音義》卷十一（《中阿含經》第十三卷），能言鳥作能言獸（344頁）。蓋為乾隆刊本，以避康熙諱改玄應為元應。《中文大辭典》既稱《一切經音義》作者為玄應，則其所引當為更古版本。故從之。

²¹⁰ 《逸周書集訓校釋》120頁。

²¹¹ 《古今圖書集成·禽蟲典》卷八八猩猩部，857頁。引《雲嶠類要》。

爲鳥，但不提其能言，且稱「如鴨」而非「頭如黃雞」，與玄應和尚的概念不同。然而《雲嶠類要》書出元代，並非宋初實錄，所言只能姑妄聽之而已。

兩宋之間的陸游有詩，則較可信據：「古寺蕭蕭不見僧，飛鼯滿屋老梟鳴。」²¹²就詩旨看，此「鼯」棲於荒寺，而且能飛。能對應的物種，大概只有蝙蝠了。然而翼手目（Chiroptera）物種雖多，卻無體型「如雄鴨而大」者。故放翁心目中的「鼯」與《雲嶠類要》所稱的「猩猩」並不類同。

能飛的「鼯」，在字書中頗有蹤跡可循。成書於北宋的《集韻》：「鼯，江東呼鼯鼠爲鼯，或从鳥。」²¹³。《集韻》未解釋明明是鼯鼠，何以字又从鳥？然而明初的《洪武正韻》則說：「鼯，飛生鼠。」所指應是蝙蝠。若然，則對「鼯」的認知，早已七拐八彎，與「猩」完全不相干了。

前引《雲嶠類要》：「取其血染色如渥丹。」猩猩血能爲染料說法，最遲在晉時已出現，《南中志》：「寧中之極西南有猩猩，能言，其血可以染朱罽。」²¹⁴「罽」是毛毯之類的毛織物。大約已不能指實猩猩爲何物，故又出現血色鮮紅說，反正無從對證，不虞「穿幫」。

其血既有此用，則又有取血之法。《病榻寤言》：「與之酒兼與之屐，醉酒穿屐則擒而刺血，隨所問而得，否則寧死含血不與。」²¹⁵此則是與好酒與屐說結合而編造。

然而狒狒血也有可爲染料之說。唐段成式謂：「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。……血可染緋，髮可爲髮。」²¹⁶大約狒狒與猩猩形象既已混淆，則其血之用也自然無別。

天壤之間並無任何動物的血可直接爲染料，且又「色如渥丹」的，不論黃鼠狼、蝙蝠、猿猴、棕熊等等皆不例外。所謂「猩紅」其實是銀朱，李時珍對此很清楚，《本草綱目》說：「銀朱乃硫黃與汞升鍊而成。」²¹⁷也就是硫化汞（Hg S）。李時珍特指猩紅即其物，雖未明言，但顯然已排拒了不切實際的猩血說。

然而李時珍雖然極爲實事求是，卻不免對猩猩感到困惑：「猩猩自爾雅、逸周書以下數十說。今參集之云：出哀牢夷及交趾封溪縣山谷中，狀如狗及獼猴，黃毛如猿，白耳如犬，人面人足，長髮，頭顏端正，聲如兒啼，亦如犬吠，成群伏行。……西胡取其血染毛罽不黯，刺血必罽而問其數，至一斗乃已。又按《禮記》亦云：『猩猩能言。』而郭義恭《廣志》云：『猩猩不能言。』《山海經》云：『猩猩能知人言。』三說不同。大抵猩猩略似人，形如猿，不必盡如阮氏（阮洪）所說也。又羅願《爾雅翼》云：『古之說猩猩者如豕如狗如猿，今之說猩猩者與狒狒不相遠，云如婦人被髮坦足，無膝群行。遇人則手掩其形，謂之野人。』據羅說則似乎後世所謂野女、野婆者也，豈即一物耶？」

²¹² 《佩文韻府》1191頁。

²¹³ 《集韻》56頁。

²¹⁴ 《古今圖書集成·禽蟲典》卷八八猩猩部，855頁。引《南中志》。

²¹⁵ 《病榻寤言》2501頁。

²¹⁶ 《西陽雜俎》卷十六，1164頁。

²¹⁷ 《本草綱目》卷九，銀朱。310頁。

²¹⁸說了半天，仍搞不清這到底是什麼。

經過兩千年的「集體創作」，猩猩的面貌已經無法分辨了。

少數民族與長臂猿的可能性

二千餘年來，對猩猩言之鑿鑿的記述不知凡幾，但幾乎都是「紙上談猩猩」，鮮有明白指實的。所見史料中，自稱曾接觸過猩猩者僅一位；另一位雖未見活物，但卻看過「培乾」者。其事皆在明末。

前者的說法匪夷所思。明末鄭露曾應聘為廣西土司記室，所著《赤雅》專述夷土見聞：「猩猩。人面猿身，最機警，通八方語言，學蟲鳥語無不曲肖，聲如二八女子，啼最清越。嗜酒好屐，虞人以此誘之，毀罵而去。予在綠鴉山見之。群相語曰：『客必東人也。』踴躍出視。予適有蘇酒一包，寄酒少許，招而飲之。四者齊下，未飲先謝，既飲輒醉，知予之無機也。予徘徊，恐為後人所害。忽然一雙飛下古木，囂然相謂曰：『上客過勞，兒當負之而去耳。』《禮》曰：『猩猩能言，不離走獸』，予終不敢以為信。」²¹⁹

鄭露所見之物確為能言、好酒，又擅爬樹，與傳說中的猩猩若合符節。然而天壤之間實不可能有此物，或因西南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少數民族，鄭露因先入之見，而將其中一支誤認為是所謂的「猩猩」也未可知。

不算真見過猩猩的是朱之瑜。他羈旅日本時，曾向彼邦執卷請益者談起猩猩：「或問猩猩。答：前在交趾，聞其國海邊有此種。採啜山果以為食，好酒，好著紅屐。土人以此愚而擒之。聞之唐人者亦然，然未之見也。僅見一培乾者，長可四尺，口鼻齊整。在唐山時，於嘉興、崇德地方有二，一牡一牝，以檻車籠之，觀者如堵牆，然亦未之見也，亦未知自何國來。但聞夜則放出溲溺，畢則復入籠中。其後牝者物故，祇存牡者解京耳。其時不留意於此，故未之詳問也。」²²⁰

舜水先生所言平實，且無必要對日本人說謊，又未曾提到傳說中猩猩的最大特徵「能言」，顯見其所自道的聞見頗為可信。然而此物「長可四尺，口鼻齊整」，性似溫馴。勉強解釋，極有可能為長臂猿，但絕不可能是 *Orangutan*。

朱之瑜還說倖存的一頭猩猩其後「解京」，這似可從土貢制度中找到線索。明代體制，各畿省府縣必須「任土作貢」，定期進獻土產。據《圖書編》所載，例貢猩猩地區凡二：廣西梧州府、雲南金齒軍民指揮使司。前者注稱：「如黃犬，人面能言，音如女人，鬱林州出山中。」²²¹此物自然不可能是 *Orangutan*，但若說是長臂猿，也頗有疑問，

²¹⁸ 《本草綱目》卷五十一，猩猩。1594頁。

²¹⁹ 《赤雅》3517頁。

²²⁰ 《朱舜水集》423頁。

²²¹ 參閱《古今圖書集成·食貨典》卷一九一貢獻部，引《圖書編》。61頁。

因爲同一資料中，湖廣的未順、保靖宣慰司，四川永寧宣撫司等例皆貢猿、廣東肇慶府貢黑猿、雲南的廣西府貢白面猿。可見當時人對猿的概念甚爲明確，不會將之混稱爲猩猩。推測可能本爲一物，只是死活不同而已。活者稱猿無疑；而「培乾」者則假「猩唇」之名以獻。既非活物，則「人面能言，音如女人」云云，自可信口侃侃，無從驗證。

這一推測或嫌臆斷，難爲的據。不過，先師夏元瑜先生曾面告筆者：民國二十年左右，曾在北京肆中見到一風乾的猿類頭皮，店家說這就是「猩唇」。先師強調其物應是某種長臂猿，絕非 *Orangutan*。兩事雖隔三百年，但國人觀念未必遽改。因而朱之瑜在嘉興、崇德所見、所聞的死活「猩猩」，當與先師所見類同，這應是近幾百年對猩猩及猩唇的認知。

海運大開之後，國人始有機會見到來自南島的紅毛怪獸，居然冠上猩猩之名，遂使人誤以爲幾千年來無數關於猩猩的記述即指此獸。實則夷考舊籍，自先秦以迄民初，猩猩形象雖一變再變，但絕對與 *Orangutan* 毫不相干。

主要參考書目

- 阮元刻《十三經注疏》。上海，世界書局，民二四。
- 郭象《莊子集釋》。臺南，唯一書業，民六四。
- 蕭統輯《文選》。臺北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五七。
- 朱右曾《逸周書集訓校釋》。臺北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六〇。
- 史禮心注《山海經》。北京，華夏出版社。2005。
- 馬昌儀輯《古本山海經圖說》。濟南，山東畫報出版社。2001。
- 酈道元《水經注》。臺北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三九。
- 陳夢雷編《古今圖書集成》。臺北，鼎文書局，民六五。
- 王先謙《荀子集解》。臺北，臺灣時代書局，民六五。
- 高誘《淮南子注釋》。臺北，華聯書局，民六二。
- 顧野王《玉篇》。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98。（載《小學名著六種》）
- 丁度《集韻》。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98。（載《小學名著六種》）
- 蔡升元編《佩文韻府》。臺北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六二。

郭義恭《廣志》。臺北，新興書局，民六六。（《筆記小說大觀》十九編一冊）

李冗《獨異志》。臺北，新興書局，民六三。（《筆記小說大觀》三編二冊）

玄（元）應《一切經音義》。臺北，新文豐出版社，民六三。

張鷟《朝野僉載》。臺北，新興書局，民七七。（《筆記小說大觀》四編二冊）

陸樹聲《病榻寤言》。臺北，新興書局，民六五。（《筆記小說大觀》十四編四冊）

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。臺北，新興書局，民六三。（《筆記小說大觀》三編二冊）

鄭露《赤雅》。台北，新興書局，民六四。（《筆記小說大觀》六編六冊）

呂不韋《呂氏春秋》。臺北，廣文書局，民五四。

班固《後漢書》。臺北，鼎文書局，民六八。

羅曰鑿《咸賓錄》。北京，中華書局，2000。

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。臺北，鼎文書局，民六二。

釋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。臺北，新文豐出版社。民六九。

朱之瑜《朱舜水集》。臺北，漢京文化，民七三。